

浮生六记

沈 复◎著 罗 伟◎译注 韩块块◎沙画

(沙画彩插版)



浮生六记

沈 复◎著 罗 伟◎译注 韩块块◎沙画

(沙画彩插版)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六记 / (清) 沈复著; 罗伟译注. -- 哈尔滨:

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317-4181-7

I. ①浮… II. ①沈… ②罗… III. ①古典散文-散文集-中国-清代②《浮生六记》-译文③《浮生六记》-注释 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5194 号

浮生六记

FUSHENGLIUJI

作 者 / [清] 沈 复

责任编辑 / 路 嵩 张贺然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邮 编 / 150080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

字 数 / 100 千

版 次 /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4181-7

译 注 / 罗 伟

封面设计 / 琥珀视觉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 / 8.75

印 次 /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9.80 元

目
录

卷一 闺房记乐……001

卷二 闲情记趣……057

卷三 坎坷记愁……087

卷四 浪游记快……141

卷五 中山记历……213

卷六 养生记道……255

卷一 闺房记乐

余生乾隆癸未^[1]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^[2]，居苏州沧浪亭^[3]畔。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。东坡云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

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^[4]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；余以次递及^[5]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^[6]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 乾隆癸未：清朝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。

[2] 衣冠之家：名门望族、官宦人家。

[3] 沧浪亭：苏州名园，以亭名园。始于五代，后为北宋文人苏舜钦的私人花园。

[4]“因思”句：《关雎》是《诗经》的首篇，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，故本书将“闺房记乐”列为首卷。三百篇：《诗经》的代称。

[5]以次递及：按次序一个一个地往下写。

[6]稍识之无：“之”字与“无”字，相传唐白居易刚生六七月，就能辨识这两字。指识字不多，学识浅陋。

【译文】

我出生于乾隆癸未年（1763年）冬天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当时正是太平盛世，而且我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，家住在苏州沧浪亭旁。苍天待我，真的是仁厚备至了。苏东坡有诗句说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如果我不把我的生平经历用笔墨记述下来，未免辜负了苍天对我的厚爱。

忆及《诗经》中的《关雎》是三百篇中的第一首，因此我把有关我夫妇生活的内容放在卷首；其他的按顺序往下写。我所惭愧的是少年失学，稍有学识但没有深知，所写的不过是如实地记录所发生的事情。如果要考究文法修辞，无异于要求有灰尘的镜子能够照明一样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；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^[1]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^[2]。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嫀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脩脯^[3]无缺。

一日，于书簏^[4]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^[5]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。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《琵琶行》：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叙事长诗。

[2]失怙(hù)：失去父亲。

[3]脩脯：十条干肉为束修，入学时送给老师的礼物。脩，束修；脯，干肉。

[4]书簏(lù)：装书用的竹箱。

[5]归宁：出嫁女子回娘家。

【译文】

我年幼时同金沙的于氏女订了亲，可惜她八岁就夭折了，后来我娶了陈氏为妻。她叫陈芸，字淑珍，是我舅舅陈心余先生的女儿。她天性聪慧，牙牙学语时，口授她《琵琶行》，就能背诵下来。她四岁时父亲去世了，她的母亲姓金，弟弟叫克昌，家里很穷困，四壁空空，一无所有。芸长大后，擅长做针线活，一家三口全指望她做女红度日。后来弟弟克昌上学，也靠她的收入来付给老师酬金。

有一天，芸从书筐里翻出一本《琵琶行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认，渐渐学会了识字。在刺绣的空暇时间里，又学会了作诗，其中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这样的佳句。

我十三岁的时候，跟母亲回姥姥家，得以看到芸的诗作，不禁感叹她的才思隽秀，然而心中又暗暗担心她的福泽不深。我的心思倾注于她，不能释怀，便对母亲说：“如果为我挑选媳妇，我非芸姐不娶。”母亲也喜爱她柔和温顺的性子，就摘下金戒指交给她，作为缔结婚姻之约。此时正是乾隆乙未年（1775年）七月十六日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

时但见满室鲜^[1]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

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唯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^[2]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^[3]”，不知天寿之机^[4]此已伏矣。

是夜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饥索饵，婢奴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

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

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贻^[5]人笑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 鲜：形容词，指衣服鲜艳、华美。

[2] 敲成：反复推敲之后定稿。

[3] 锦囊佳句：锦囊，锦制的口袋。典出唐代诗人李贺。相传李贺常骑驴出，背古锦囊，途中得佳句，即书投囊中，及暮归，整理成篇。可惜李贺年仅二十七岁而卒，故下文说“夭夭之机此已伏矣”。

[4] 夭夭之机：寿命不长的征兆。

[5] 贻：留下。

【译文】

这年的冬天，正逢芸的堂姐出嫁，我又随着母亲到了她家去。芸和我同龄，但比我大十个月，我们俩从小就以姐弟相称，这时我仍叫她芸姐。

当时满屋的人衣着都很鲜艳，只有芸姐一人衣衫素淡，仅一双鞋是新的。我见她的鞋刺绣很精巧，询问后得知原来这双鞋是她自己绣的，这才知道她的慧心不只表现在笔墨上。

芸姐身材削肩长颈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神采飞扬。只有皓齿微微露出，似非佳相。但她有一种缠绵娇柔的神情，

令人心神荡漾，心生爱怜。

我向她索看她的诗稿，发现有的只有一联，有的只有三四句，大多数是未完成的作品。向她询问缘由，芸笑着说：“这都是无师之作，希望能得到知己而又能当老师的人为我来推敲才能成呢。”我开玩笑地在她的诗稿上题写了“锦囊佳句”四字，全然不知这其中暗藏着她寿命不长的征兆。

这天夜里我送亲朋好友到城外，回来已经三更时分了，肚中饥饿想找些食物，女仆拿出枣脯，我嫌枣脯太甜。芸姐悄悄地扯了扯我的袖子，让我跟着她到她的卧室，进去一看，里面竟然藏着热粥和小菜。我高兴地举起筷子正准备吃，突然听到芸姐的堂兄玉衡在门外喊道：“淑妹快来！”芸姐急忙关了门说：“我累了，正准备睡觉了。”玉衡挤进门来，看到我正在吃粥，便斜着眼笑着对芸说：“刚才我说要吃粥，你说没了，原来是藏在这里专门留给你的夫婿啊！”芸姐羞红了脸，躲到一旁，屋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笑了起来。我也赌气地带了一个老仆回去了。

自从上次吃粥被人笑话后，我再到芸家去时，芸都要躲起来，我心中知道她是怕再惹人笑话。

至乾隆庚子^[1]正月廿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^[2]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^[3]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

期^[4]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【注释】

[1] 乾隆庚子：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。

[2] 合卺(jìn)：举办婚礼。卺，古代结婚时用作酒器的瓢。

[3] 适：恰巧。此处作副词，与成语中“适得其反”中的“适”同义。

[4] “暗计”句：暗暗计算芸开始吃斋的日期，正是我出天花的时候。

【译文】

乾隆庚子年（1780年）正月二十二日我和她正式拜了堂，成了亲。洞房花烛之夜，我看到她瘦削的身材一如往日，揭开她的红盖头，四目相视，会心而笑。喝过合卺酒之后，我俩并肩而坐，一起吃喜宴。我偷偷在桌下握着她的手腕，只觉得她的手指温暖尖细，皮肤滑润，心中不禁怦怦直跳。我让她吃东西，这天正赶上她的斋期，她吃斋已经多年了。我暗自计算她吃斋的日子，正是我当年出痘的时候。因此我笑着对她说：“现在我皮肤光洁没落下毛病，姐姐是否可以从此开戒了呢？”芸姐看了看我，笑着点点头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^[1]，廿三国忌^[2]不能作乐，故廿二

之夜即为余姊款嫁^[3]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^[4]，大醉而卧，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^[5]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^[6]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。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

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^[7]之名，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

余笑曰：“唯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

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^[8]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。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【注释】

[1] 于归：出嫁。

[2] 国忌：古代皇帝及皇后的忌日。

[3] 款嫁：为嫁女而宴请宾客。

[4] 拇战辄北：划拳总是输。拇战，划拳的别称。

[5] 廿四子正：夜里十二点。

[6] 丑末：凌晨三点。

[7] 《西厢》：《西厢记》，元代杂剧名，王实甫所作。写张

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，充满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。

[8] 心春(chōng)乃尔：心跳也这样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四日是我姐姐出嫁的日子，二十三日是国忌日，不能办喜事，所以二十二日家里为我姐出嫁而招待亲朋好友。芸在厅堂上陪客人，我在洞房里和伴娘猜拳喝酒。我猜拳总是输，喝得大醉之后就睡了，醒来时芸已在梳理晓妆了。

这一天亲朋好友络绎不绝，上灯后家里才热闹起来。二十四日子夜，我作为新舅爷送嫁，凌晨三点回家时，已是灯残人静。我悄悄地走进卧室里，伴娘在床踏板上打盹，芸卸了妆还没睡，点着明亮的银烛，低垂着粉颈，不知在出神地看什么书。我就抚摩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姐姐连日辛苦，为何还这样孜孜不倦地读书呢？”

芸忙回头站起来说：“刚才正准备睡，打开柜子看到这本书，看着看着就不觉地忘了疲倦。《西厢记》，早就听说了，今天才读到，真不愧是才子写的，但未免形容得太尖酸刻薄了些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正因为他是才子，笔墨才这样尖酸刻薄。”

伴娘在旁边催促我们睡觉，我叫她关上门先离去，于是我和芸姐在一起，肩并肩说笑着，仿佛老友重逢似的。我戏谑地把手伸进她怀里，她的胸口也怦怦直跳，于是我俯在她耳边说：“姐姐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厉害？”芸回眸微微一笑，

我便觉得有一缕情丝摄入我的魂魄，拥着她进入帐中。却不知东方已白，天已经亮了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暾^[1]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^[2]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^[3]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

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【注释】

[1] 朝暾 (tūn): 朝阳，朝晖。

[2] 尚：尚且，还。

[3] 曩 (nǎng): 从前。

【译文】

芸姐刚做新媳妇，开始沉默少语，一天到晚从不发怒。和人说话，总是笑咪咪的，对长辈恭敬，对下人和气，处理事情井然有条，从来没有不妥的地方。每天清晨她一看到阳光照到窗纸上，就急忙披衣起床，好像有人大喊催促她一样。我笑着说：“如今不是你从前偷偷藏粥给我吃那时候了，为什么还怕别人嘲笑呢？”芸说：“从前我藏粥给你吃，被人们传

为笑柄。如今并非怕人嘲笑，而是怕公公婆婆说新媳妇懒惰啊。”

我虽然想让她多睡一会儿，可觉得她品德端正，因此也跟着早起。从此以后，我俩耳鬓厮磨，形影不离，彼此爱恋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。

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^[1]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^[2]，专役相迓^[3]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^[4]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

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，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，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！”

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

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半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

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。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 转睫弥月：转眼过去了一个月。弥月，一整月。

[2] 会(kuài)稽幕府：会稽，今浙江绍兴。幕府，指官衙。

[3] 专役相迓(yà)：专门派人来接我。

[4] “受业”句：在杭州赵省斋先生门下求学。武林，杭州的别称。

【译文】

可是欢乐时光易逝，转眼之间过去一个月了。当时我的父亲稼夫公在会稽幕府，他专门派人回来接我到杭州的赵省斋先生那里读书。赵省斋先生循循善诱，我如今尚能拿笔写作，都是先生教诲的结果。

我回来完婚时，原来订好让芸跟我一起回到学馆去，收到父亲的信之后，心里十分惆怅。我唯恐芸会当着众人落泪，而芸反倒勉强说笑地勉励我，为我整理行装。当天晚上我只觉得她的神情稍稍有些不一样罢了。临行之时，她对我小声嘱咐说：“没有人照顾你，自己要多保重！”

当我登上船解开缆绳的时候，正是桃李争妍的春天，而我却恍若失群之鸟，只觉得天地异色。我到了学馆之后，父亲就渡江东去了。

我在学馆待了三个月，如同与芸分开了十年。芸虽然时常写信来，但总是两问一答的，大半说些勉励的话，其余的都是些客套话，我心中快快不快。每当清风拂过院中的竹林，月亮爬过窗外的芭蕉树时，我总是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

先生明白我的心思，就写信给我的父亲，又出了十个题

目叫我暂时回家。我欢喜得像戍边的将士被大赦一样。在回去的船上，更是觉得度日如年。一回家，到母亲那里问过安，回到自己房中。芸起身迎接，手拉手还没说一句话，而两人的魂魄恍惚之中好像化为烟雾。我只觉得耳中嗡的一响，连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了。

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，板桥内一轩^[1]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^[2]意也。檐前老树一株，浓阴覆窗，人面俱绿，隔岸游人往来不绝，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。稟命吾母，携芸消暑于此，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课书论古、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^[3]为令。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 轩：有窗的长廊或小屋。

[2] 清斯濯（zhuó）缨，浊斯濯足：出自《孟子·离娄·上》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喻指人的好坏都是自己来决定，有怡然自乐之意。

[3] 射覆：酒令的一种。

【译文】

当时正值六月，室内炎热如蒸笼，幸亏我们住在沧浪亭